

从话语思维到设计实践

——限定环境要素的空间构成教学过程探究

戴秋思, 刘春茂

(重庆大学 建筑城规学院, 重庆 400045)

摘要:文章阐述了“话语思维”作为一种基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空间表达,在设计构思和设计推进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笔者将“话语思维”引入到空间构成的教学实践中,以此作为设计的切入点,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整个课程的教学重点进行了总结和理性思考。希望给予“话语思维”以正确而充分的认识,将它作为建筑初步教学中的一种可操作方法加以运用,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话语思维;设计实践;创作思维

中图分类号:TU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11)02-0009-05

一、“空间构成”课题的演进

“空间构成”课题是从“建筑设计基础”转向“建筑设计”的重要环节,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和创新,逐渐把握准了建筑空间和纯粹构成之间的关系,抓住了结合点,从只关注“内部空间”到“有内有外”的理念发展,使之切实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基于对过去“九宫格”题目的经验总结,此次题目的设置要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

(一)避免前后脱节,走形式化道路

先修课程是平面构成、立体构成,通过点、线、面、体的理解,学生基本能在二维、三维的区域内解决诸如形态、肌理、节奏、面积、空间等问题,建立起了初级的抽象图形思维意识。“九宫格”训练显然有着先天的不足,延续平面构成或立面构成的思路,过分关注于形体自身,缺乏对外界环境的考虑,形式主义的趋向明显,一旦学生面对环境场地问题时就会有些手脚忙乱,不知所措。这种训练极其容易为今后的设计带来两种结果:一是走功能主义,缺乏建筑美感;二是纯粹追随形式,严重脱离建筑语境,导致本末倒置。因此,先修课程与空间构成(建筑化的)能否很好的结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此次在题目中加入“限定环境要素”成为课题突破的关键点,明确给出了限定要素(树、石、墙、水四要素),对于初学者来说,如果给予的限制条件太少,看似可以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实则有害盲目性并造成对构成过程理性理解的缺失。

(二)培养创造性思维

创造性的思维呈现得太少,这当然有建筑表达技巧的问题,但重要的是思维的物化能力开发力度不够。环境要素的引入就是有意识地避免做无本之

收稿日期:2010-11-03

作者简介:戴秋思(1973-),女,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E-mail)daiqiusi@cqu.edu.cn。

源、天马行空的想象,也避免了局限于“模仿”的层面,因此,把学生引入真实的场景中尤为重要。实践结果提倡几何特征明确、空间构成关系清晰的设计,反对使用装饰的手法,让学生能集中精力于空间的本质,强化空间的体验。在思维方式的训练上,笔者抓住这次契机,提出了以“话语思维”为设计切入的思考方式,也是对如何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所做的一次尝试。

二、认识“话语思维”——一种形而上的思维方式

(一)对“话语思维”的偏见

“话语思维”实则是一种常规的思维方式,在设计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会加以运用。诚然,对于初学者来说,从具体形象素材入手的认知会更易于接近事物的本质。建筑师运用那套特殊的专业“语言”——徒手草图、模型等工作,在深化方案、辅助思考、完善意图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这些被视为建筑学的基本功。反之,借助语言的思维一直以来没有被予以足够的重视,甚至对想得多、说得好、做得相对少的学生予以打击。当今的建筑教育过于理性,模型、电脑工具早早把学生引入了理性的思考,而文字的描述能强化学生对空间的感性认识,尝试培养感性的意识,逐渐建立起理性和感性的关联,让擅长理性思维与擅长感性思维的学生都发挥出真正的作用。“话语思维”一定程度上能弥补部分学生在图形表达上的弱势,增强其空间想象的信心,更有利于学生个性特征的发挥。从设计思维的方法层面上,需努力摆脱先形式后立意的思路,避免出现为构成而构成,纯粹“玩形”的低俗追求,让设计结果富有人情味。这里显然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形而上”的思维习惯如何能得到有效的改善、如何进行有益的引导,对于传道授业者来说是一个课题。

(二)“话语思维”的特点

首先要认识清楚自身的思维特点,才能发挥自己所长。中西方文化差异明显,思维方式迥异:从某种程度上讲,东方文化是一种感性的文化,缺少时间与数据分析,强调直觉和顿悟;而西方文化则是一种崇尚理性的分析,认为理性高于一切。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建筑上价值观的区别。东方人着眼于信息,中国人特有的时空观认为世间万物均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唯一能流芳百世的是信息。砖木结构的生命周期有限,反而文字记载的信息较多,因

此,联想成为后人解读空间的方式,通过古诗词、名篇的阅读获得对空间的认识。西方人却选择了用相对持久的石材来建造房屋、记载历史。而当前的建筑教育则重于“科学”、“理性”的“知”,艺术与人文关怀欠缺,教学中没有把自己的角色加以改变,仍然是以设计者的身份来解释建筑空间,游览者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所以写出的说明像是产品使用说明书而不是“建筑游记”^[1]。

中国传统思想注重人的主观感受,所营造的具体形态后面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这种含蓄、抽象的表达方式对此次设计有借鉴的意义。希望学生对限定元素给予充分的理解,能在元素上有一些新的发现,让这些元素自然而然地成为自己创作空间中的一部分,设计之前的酝酿成为了设计的开始。

在当代文化建筑创作上有一种趋向,即营造具有叙事感的场所和空间,进而从空间尺度和体验的互动角度来理解空间的叙事性,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设计思维方式,以分析此类建筑的实例,促进对“话语思维”的理解。

(三)实例分析,剧本先行

建筑设计通常被称为是一种语言表达,但人们也默认建筑中的语言同一般的语言有根本性的区别,那就是任何概念在它找到恰当的视觉表现形式之前都是不可言传的。教学中以贝聿铭先生设计的日本美秀博物馆(Miho Museum)为例,来分析其艺术构思、空间组织手法:120m跨越深谷的非对称吊桥将游客从狭窄的空间引向博物馆,欲扬先抑、欲显先隐的手法在建筑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丰富的“叙事空间”将人带入到更为体验化的表达之中,从而形成具有故事情节的统一整体。如文学作品一般的空间序列,令人体会到了《桃花源记》的构思,诗画般的意境和情趣。空间在此获得了文学性解读,大为增色。

又如:邢同和先生设计的邓小平纪念馆,在建筑空间上的体现是从低空间走到高空间,然后由高空间又走回到低空间,用这种方式来折射人生,使观者体会到伟人的的人生轨迹——从平凡走向崇高,又从崇高回到平凡。建筑以它特有的语言方式向观赏者讲述着故事。试想设计师在创作时一定不会就空间而空间,必定也同时将伟人的的人生起落熔铸于作品之中,令设计变得有血有肉。

一个优秀的设计需真正地有感而发,而不是无

病呻吟。初学设计往往表现出对设计无从下手,找不到设计的切入点,或是被别人的想法所左右难于跳出园囿,这些都是思维困难的体现。本次设计与以往比较,不再从环境的限制或功能的需要等理性分析出发,而是从语言和文字这些学生极为熟悉的表达方式切入,一旦熟悉就会产生亲切感。学生讲述故事,拟写有关空间场景的剧本,先在头脑中形成空间意向,使这个故事与给定的环境发生着或远或近的联系。如此一来,学生的兴趣就产生了,原来设计不总是以理性的分析开始,可以充溢着丰沛而细腻的情感,或凄美、或华丽、或世外桃源般、或悲凉、或宁静、或有趣、或张扬等等不一而足。学生娓娓道来,教师则聆听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心声,步步逼近他们的设计。有了故事、有了主题,也为师生之间的探讨提供了依据和方向,不再是一种为了形式而形式的空谈,使得建议或意见有了说服力。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让学生体会到设计的人性化,空间不是空洞,而是孕育着感情的,激发他们对自己工作的尊重和热爱。这正是改变入手困难的有效途径。

话语思维,换言之,是一种空间想象,是一种以文字方式进行的空间想象。在头脑中建立空间,把虚拟体验的内容用文字描述出来,避免一开始就受到思维的限制。这种头脑中的“虚拟情景”曾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是对传统书本教育和授课教育的一种挑战和革新,能够突破平立剖的模式,进入到更为生动的层面。“话语”(文字)在此过程中重在表达个人内心感受和审美体验^[2]。

三、教学环节之重点

(一)培养“场所”感和整体设计意识

“空间”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场所”这个词更多地考虑环境、文脉、关系以及物象之间对话的可能性,意义更加宽泛,更接近“话语思维”的内涵。“帮助人建立存在的意义,这就是建筑存在的真正目的”(挪威建筑师诺伯特·舒尔茨语)。“场所”比“空间”的表达更加准确。在设计之初学生就明白自己所创造的是一个具有情节性的场所,尽量使其与一般的活动场所区别开来,或具有高度开放的公共场所,或是独处的幽静空间,总之,能否令人产生强烈的场所感和有意味的环境认同是关键。通过场所的创造把形体空间与人联系起来,融入一个生动有趣的内容框架之下,形成故事情节的统一整体。粗糙的空间无法令人产生兴趣,“话语思维”作为情节

化的前奏,最终可激发学生创作空间的潜能^[3]。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整体设计观是时时提醒学生的,整体与局部总是相伴而生,相互制约和影响。在空间训练中,要求学生在单一空间构成方式的基础上,逻辑合理地将多个单一空间单元组成有趣而生动的空间序列。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的设计理念在过程中体现出来。整体通过局部呈现,局部是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体现整体的概念。这样强化了空间设计上的务实性,空间的存在不再毫无理由,空间的意义被抓住了。

(二)行为与尺度成为操作的关键

剧本是需要故事情节(事件)来支撑的。有了剧本,就需要有情境,这是故事展开的环境。人的行为在环境中是按照一定的序列来展开的,“动线”是设计中强调的一环,要达到“叙事化”的境界,他们不只是单纯的交通联系,而且是组织空间和空间体验的重要线索。人的行为需求决定了空间的形态,同时,空间的形态也影响着人的行为。注重张弛有度,有重点、有轻重地处理和分割空间,意味着一系列的空间在“动线”的指引下如何通过规律性或非规律性的方式产生出整体效应。

人的尺度是空间设计的基准,自然而然地得到了重视,让空间成为可度量可感知的,让设计真正接近实际建筑设计。空间的构成要素服务于人,依据人的行为需求设置:可座、可立、可靠、可观、可行、可听、可思……产生出行走(交通空间)、停留(休息空间)、聚会(交往空间)、观景(看与被看)……所有的行为围绕给定的环境要素展开,空间形态随着人的移动而变化。当然,场所中可能存在的行为方式是与各异的剧本有关,通过不同的空间流线组织方式(路径)形成串联式、并列式或混合式,与行为活动发生和谐的关系。

(三)对待模型的态度——形而下的表现手段

对模型的认识,天才建筑师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i)专门依靠模型来进行空间造型,没有建筑模型,那些造型奇特的形态恐怕是难以实现的。因为模型会提高表现复杂空间的能力,激发设计思维。

建筑模型自始至终成为推敲方案的工具,训练想象物化的能力。想象和实践不再相互孤立,而是形成互动互进的过程。这是教学方法的改变,也是教学思想的变化,是一种重视过程、重视实践能力培养的教学观,特别是在模型制作中,加强眼、脑、手的

协调能力。

此次设计笔者试图真正让模型成为一种推进设计和研究空间的有力工具,避免落入“表现”的嫌疑,因此,没有对模型制作的工艺做很高的要求,达意是目标,不因制作工艺的欠缺而忽略一件好作品。这对学生的认识是重要的引导,刚入门的学生极易被一些表面上的光鲜亮丽迷失双眼,对真正本质的空间却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这里包含了教学者的一个态度,即用一种反应建筑最真实状态的设计态度去完成作品,强调用一种简洁的构成手法去完成一个丰富的形态塑造,同时强调相互之间的关照、寻找呼应和对照,形成整体,这是一种更为高明的设计。

(四) 提高学生的话语权

1. 尊重学生对初始构思的选择和发展

在构思过程中,教师的作用不是去给予学生问题的答案,而是发现和挖掘个性的东西,这一点需要建立在教师充分熟悉学生的基础之上,唯有如此两者才能无障碍地进行沟通。学生在起始阶段,思维是发散的,而且是多样的、跳跃的,具有不确定性,确定发展方向和目标往往需要教师给予一定的建议,如刚开始出现多个想法,最终只能深入一个,教师只给建议,不做决策。

2. 设计过程中注重交流

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方式是“一对一”和“多对一”结合,使学生从教师之间一致性意见或有差异性的意见中受益,认识到设计没有唯一答案,“条条道路通罗马”,学会尝试不同。在点评学生模型或作业时,让学生各抒己见,大胆地发表意见,进行探讨、争论,从中产生思想的火花,使其自主权充分发挥,体会到自身的力量,他们相互评价模型或作业,增强自信心。设计中多元性的思维和创作的热情被调动起来,因为他们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熟悉的、憧憬的,总之创造的空间充满了生气,自己不由自主地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教师的角色在悄然变化,教师是观摩者,而不是一个“改图师”,需要对每一组学生的故事有较好的理解,而且要不断地变换思路,给不同的方案做引导,教师的担子比以往更重,不仅仅是谈谈构成的美学问题,更需要注入情感。

四、教学后的思考

虽然从课程设计成果来看,大多数学生的作业能体现对建筑设计的基本方法与技巧的初步掌握,

但通过对学生反馈意见的整理发现,在课程安排和设置上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 合作是一把双刃剑

合作方式曾一度被视为良好的方法,但它的缺陷有时也很尖锐,处理不好会挫伤学生的积极性。合作过程中各方难以达成共识,自我和团队的矛盾若在设计前期没有很好的解决,将为下一步的工作推进带来困难。如何说服对方(达成基本的共识这一说法更准确),以及在哪个阶段开展合作、合作的深度、合作的方式都有待商酌。教师在这一过程中究竟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让学生自“悟”,如何引导,在一定程度上也许会缓解思想冲突达成共识。

(二) 构思与结果的差距

设计之初设想的剧本(故事)在设计中多大程度上能贯彻;前后的连贯性如何;如何把“文学化”的构思和种种有情节的内涵具象化、建筑化;从剧本到物化的空间之间是否存在严密的生成逻辑和关联性;能否让学生体会到设计最终的结果就是自己叙事性故事的必然结果,心理上产生成就感和满足感;思考的东西与实际用建筑方式表达出来的部分之间在量上有较大的差距,也就是故事的实现度不够;将非建筑的东西、抽象的东西编译为建筑的语言,借助于空间的塑造、材料的选择、构筑方式等等加以表现^[4],这些都还是难点。当然这与学生在此阶段的眼高手低有关,亦依赖于学生理解和掌握设计技巧的能力,因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笔者认为教师在这方面多以“放”为主,只适当地给予方向上的引导,比如:对设计手法产生误读时就必须加以矫正,个别学生认为手法越多效果越复杂就越好,这时就应当告诉他们,手法简单但组织得当也同样可以做出好的作品。作业应体现学生本该有的水准,切忌拔苗助长,过犹不及。

五、结语

如今,社会处于读图时代,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影视化的现象,文字的力量被削弱,而人类的直观经验日益强化,似乎唯有直白的表现才能让人读懂,审美形态停留在了悦目的层次。建筑设计基础教学课感到了极大的压力,能否在建筑审美文化急剧变化中找到一条清晰的线索,能否向学生阐明真正的教学目标让他们有充分的理解,是摆在教师面前的难题^[5]。

“话语思维”作为建筑设计初步教学中的一次创作思维方法的尝试,在课程选题、教学方法、操作手段诸多方面还有不完善之处,但至少已经开拓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避免让学生感到在做一些没有目的、丧失了主题意义的空间游戏。

参考文献:

[1] 杨宇振. 从“空间的想象与描述”开始——谈建筑理性教育框架下的“感性意识”培养[J]. 建筑师, 2007(2):16-20.

[2] 胡世贤. 初探“想象——求证法”在建筑设计教学中的运用[J]. 华中建筑, 2006(4):26.

[3] 李欣,程世丹. 创意场所的情节营造[J]. 华中建筑, 2009,27(8):96-98.

[4] 谭刚毅,李浩. “电影与建筑”专题设计教学札记[J]. 新建筑, 2008(1):54-61.

[5] 张建龙,赵巍岩,等. 强化逻辑思维中的感性因素——建筑基础教学尝试之一:主题纪念构架设计与制作[J]. 新建筑, 2000(5):58-61.

From discourse thinking to design practice: the experience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about the limited to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spatial composition

DAI Qiu-si, LIU Chun-mao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P. R.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described that the “discourse thinking” was a kind of space expression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mode and it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the design concept and process. The author brought “discourse thinking” into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space structure as the beginning of design, summarized and thought the focus on teaching of the whole course with experiences. At last, we hoped that the teachers could understand “discourse thinking” correctly and use it as the architecture initial teaching method to attain to prospective effect.

Keywords: discourse thinking; design practice; creative thinking

(编辑 周沫)